



人间烟火 最是端午

初夏的风,已经拂去了暮春的绵软,带来了清润宜人的草木之香,水灵灵地迎来了端午之约。

时令入夏,万物繁盛而不燥热,光阴舒缓从容,世事皆见温柔清宁。故而,端午之风有极好的风骨:清雅、恬淡、绝无尘俗之气。

燥热夏日里那一抹恬淡

端午的韵味灵动地藏烟火细碎的温柔之中:暖阳淡淡,蝉声初起,不疾不徐的风里有清新的粽叶香,主妇们取来新采的箬叶,先以清水洗净,青绿的叶片柔润光亮,裹入糯米、蜜枣,层层叠叠裹紧,又用细绳利落地系好。其间所用之法,皆是祖传的温柔章法,绝无炫技之思,自见岁月磨砺的从容。

待粽子在锅中以文火慢煮,水汽蒸腾,清香味弥漫于庭院、巷陌,箬叶之草木清苦与糯米之温润甘甜两者自然交融,香气清淡绵长,不浓不躁,极好地契合端午之品性:温润醇厚,静水流深。剥开青绿粽叶,见莹白粽肉软糯适口,清甜入喉,夏日之燥热顿时消散,心神也因而澄明安宁。

每年的端午都在麦收前后,品尝着美味的糖糕,欣赏随风起伏的金色麦浪,便是儿时端午最美的事。儿时总盼端午的甜,长大以后才懂得端午的静。它虽有碧波竞渡龙舟之盛况,鼓声喧天,舟影翩跹,江水潺潺,生机勃勃,但我偏爱端午之静美,最欣赏端午人间烟火中那份温柔安然。

午后的时光最宜品茗,故而泡一盏清茶,看窗前枝叶婆娑,听檐下清风低语,茶香清浅,粽香氤氲,草木苍翠,岁月静好。人间最好的光景,就是烟火寻常,岁岁安然,不负清风,不负盛夏。

端午的美还藏在鲜活的人间欢喜里。这个时节的路边摊,是人间烟火里最雀跃灵动的。放眼望去,鲜灵鲜灵的荔枝、杨梅和樱

桃在街边摊上闪烁、跳跃,仿佛向路人招摇。盛夏第一批摘下的绿莹莹的鲜黄瓜、鲜嫩嫩的豆角及红彤彤的番茄也在诱惑着每一个路人。我最爱走近这些农人的瓜果蔬菜摊,寻一份实在的欣喜。

一缕艾香,一枚青粽,一缕清风,便把初夏装点得妥帖宜人,不禁联想到千年以前汨罗江边,清风明月,清波浩渺,先贤怀赤诚之心,留千古风骨。虽时移世易,繁华终逝,但是其清正坦荡、澄澈自持之精神,随端午清风岁岁相传,滋养人心,温润年岁。

端午绝不是喧闹的盛宴,是清宁的相逢,故而,有草木之灵、岁月之韵、人间温情、千古风骨诸种意趣,让燥热的夏日多了恬淡,匆匆的时光有了温柔。

张丹

端午临仲夏

晨曦微露,薄雾如纱,一缕清苦艾草香,悄然漫入屋内,带着岁月的记忆与古老的故事。这熟悉又陌生的气息,唤醒了心底深处的端午记忆,瞬间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端午画卷。

在历史长河的源头探寻,端午的雏形远比我们想象中古老。早在屈原所处的战国之前,端午就已在华夏大地萌芽。而最早的端午,是与天象、时令紧密相连的。那时,五月初五被视作“恶月恶日”,气候渐趋炎热,毒虫滋生,疫病多发。先民们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情,举行仪式,意图驱邪避疫,守护生命安康。《礼记·月令》揭示了周代五月避忌的习俗,而中国现存最早的历书《夏小正》提及五月为:“蓄兰,为沐浴也”,这就孕育出后世端午“浴兰汤”的传统,芬芳至今。

在遥远的古代,端午不仅是祭祀与祈福、防疫的日子,也承载着文人雅士的风雅情趣。北宋年间,每逢端午,士大夫们常相聚雅集。他们效仿古人曲水流觞之乐,在庭院中设下宴席,桌上摆满粽子、樱桃、桑葚等时鲜。众人饮酒赋诗,以端午为主题,吟诗作对,切磋文采。

时光回溯,小时候的端午,是充满期待与欢乐的。天还未亮,妈妈就会轻轻叫醒我们,系上五彩的长命缕,嘴里念叨着“戴上长命缕,百病都不侵”。校园里回荡着“五月五,过端午,划龙舟,敲锣鼓,一二三四五,你划龙舟我打鼓”的激昂童谣,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童趣。

大人们总会在这时,给我们讲述屈原投江的故事,说起古人端午雅集的趣事,还传授端午防疫的小知识,让我们明白端午不仅是欢乐的节日,更有着深沉的意义与高雅的情趣以及先辈们对健康的守护智慧。

倪涛

艾草与菖蒲

张勇

五月
北方,不乏艾草
南方,不乏菖蒲
北方,山高
南方,水阔
这个日子的心愿
悄悄融进汨罗江
汹涌的呐喊与葱茏的时光
艾草拔节出端午的
端正,菖蒲旺盛出
离骚的韵脚
那份千年的情怀
葱葱郁郁
艾草与菖蒲
生长端午的意念
楚辞湿漉漉地歌唱
伴着汨罗江潺潺流淌
楚地的隐忍
与那个身影的刚强
不断呼应《桔颂》的意向

白粽蘸糖藏着最深的乡愁

端午前一夜,母亲会提前把糯米和粽叶分别泡在清水里。她总说,泡透的糯米,煮出来才够软糯;浸润过的粽叶,才能释放出原有的清香。那时年纪小,只觉得这套工序琐碎又麻烦,可一想到软糯清甜的粽子,便乖乖闭了嘴,静静地等着第二天的美味。

端午清晨,天刚亮,母亲便早早起身。先去屋外的田埂上割一把新鲜艾草,规整好倒挂在门头,护佑家人安康。做完这些,她便和奶奶围坐在灶台边,开始包今年的粽子。

我总蹲在一旁凑热闹,偶尔抢着上手尝试。可年幼的手笨拙无力,要么粽叶折裂,要么糯米漏得满地都是,包出来的粽子歪歪扭扭、漏洞百出,模样滑稽。每每这般,总会引来母亲和奶奶温柔的嗔怪,笑声漫在小小的厨房里,亲切又热闹。等待的时光最是难熬,却也最是欢喜。终于到了时辰,掀开锅盖的瞬间,滚烫的热气

扑面而来,浓郁的粽香瞬间四散开来。我迫不及待挑出一枚品相周正的粽子,小心翼翼解开红棉线,层层剥去青绿的粽叶,莹白剔透的糯米粽露了出来,干干净净,自带清香。

迫不及待咬上一大口,纯粹的米香混着粽叶的清爽,在舌尖缓缓散开。原味的白粽清润淡雅,总觉得少了些许滋味。我立马嚷嚷着要白糖,母亲笑着从糖罐里舀出一勺白砂糖,细细铺在白瓷盘里。

我用筷子戳起粽块,轻轻裹上一层细细的白糖。这一次,我不再狼吞虎咽,而是小口慢慢品尝。软糯的米香、清新的粽叶香、纯粹的白糖甜香,三种滋味层层交融,在口腔里慢慢化开,温润绵长。那口简单的甜,是童年端午最极致的满足。如今长大以后才懂,那口简单的白粽蘸糖,藏着最纯粹的童年,也藏着最深的乡愁。

胡晓峰